



廉吏傳

南朝

王鎮之

劉秀之

朱修之

江秉之

江湛

宗慤

阮長之

孔顓

褚淵

劉善明

虞愿

王延之

王琨

劉懷慰

裴昭明

孔琇之

褚炫

張緒

王秀之

何敬叔

任昉

徐勉

庾革

傅昭

范述曾

孫謙

明山賓

顧憲之

裴子野

江革

樂法才

顧協

劉杳

庾黔婁

郭祖深

何遠

蕭勵

蕭藻

孔奐

姚察

褚玠

阮卓

六朝當喪亂之際遞相興廢節烈之行難以苛
 繩貪黷之習未易除滌惟是清元流風齊梁矜
 尚士立功立名者依廉自奮枯寂相高在官不
 替南朝得四十二人孔奐江革爲冠北朝得二
 十三人高允爲冠

廉吏傳

南史

中王鎮之

明武林黃汝亨輯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人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廬服闋爲征西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

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嶺南貪地故以廉著聲者多

中劉秀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穆之從父兄子也宋景平二年除附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便之尋遷益州刺史折畱奉祿二百八十八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

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貧子
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
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
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遷尚書
右僕射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
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上以其蒞官清潔家
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

中朱修之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初爲州主簿宋元
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畱戍滑
臺遂陷於魏後泛海歸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
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加都督
以殺南郡王義宣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
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空存撫納有餉皆
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永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

康夏傳 三
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徙太僕，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貞侯。

百城貺贈一無所受，獨受蠻人餉遺以行存撫，而與佐史賭此廉能之妙用。與杜預餉洛中，權貴一段作用俱非拘士所知。

下江秉之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成人也。宋少帝時爲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畱以付庫。

下江湛

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也、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踈、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遷左衛將軍、後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

東傳 南朝 五
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公平無私。不受請謁。元嘉末。爲元凶劭所害。孝武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

中宗 慤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慤少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江夏王義恭舉慤。膽勇。乃除振武將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

廉吏傳
南朝
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累官左衛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大明六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

今人論將輒言使貪何面目見宗元幹。○遇鄉人庾業一節有度。

中阮長之

阮長之字景茂。陳畱尉氏人也。閒居篤學。未嘗有隋容。初爲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尋遷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亾。葬畢不勝憂瘁。時郡田祿以苳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苳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

廉吏傳 南朝
還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屐出閣依故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及卒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長之入循吏傳其根器見不侮暗室一語

中孔覬

孔覬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御史中丞江夏內史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物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

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覬。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吏。乃。載。還。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璩。言。起。兵。渡。江。不。尅。而。死。

長史行會稽郡事。泰始二年。上流反畔。用使者孔
遇寶玩服用不疑。比顧覬之器。必擇陋爲通理。
燒盡乃去。載米上水。則執見之害。所費多矣。

下褚淵

褚淵字彥回、幼有清譽、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宋明帝卽位、累遷吏部尚書、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饋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相啓、其人懼而去、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受顧命、遭所生喪、去位、葬畢、起

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齊高帝受命加尚書令侍
中進爵爲侯改中書監侍中時淮北屬江南無復
鰓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
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
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是食
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
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朝廷機事彥回
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高帝崩遺詔以爲

錄尚書事頃之寢疾表遜位乃改授司空
尚書事如故尋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贈太宰謚
曰文簡

上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仕齊累官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建元二年年四十九卒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曰烈初爲海陵太守魏剋青州母陷焉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卒贖母還性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拭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貨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

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
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
不煩奉祿散之親友及卒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
卷高帝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曰
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上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元嘉中爲湘東王國
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除太常
丞通直散騎侍郎時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
侈顧新安太守巢尚之曰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
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
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帝大怒
使人曳下殿帝又嗜圍碁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

人主所宐好也。雖數忤旨，猶見禮遇。轉正員外郎，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髯虵，膽可爲藥，有遺愿虵者，愿不忍殺，放踰數十里外而後歸者。至再時，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表。彥回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埽地拂床而去。歷官中書郎，領東觀祭酒，驍騎將軍，廷尉。建元元年卒。

諫起寺諫奕廉士所不敢言

下王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人也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卽勅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旣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平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後爲尚書左僕射

唐史傳 南朝 十五
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
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前爲江州刺史祿奉外一無
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
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
已。

不送不迎不見吏人不談世事此何意耶

中王琨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琨少謹篤歷位宣城義熙太
守皆以廉約稱孝建中爲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
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
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
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
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後爲歷陽內史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順帝卽

位進右光祿大夫及帝遜位琨攀畫輪獺尾慟泣
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
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齊高帝卽位加侍中卒年
八十四贈左光祿大夫

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此今之廉吏必不

出口

中劉懷慰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父乘
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
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
爲尚書駕部郎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
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爲輔
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
吾方欲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勅曰

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尋卒。明帝卽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開墾安集不是一味清所著廉吏論史不載

下裴昭明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二年。爲始安內史。及還。甚貧。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

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
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中
興二年卒

中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仕齊累遷左戶尚書廷尉卿
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遷獻乾薑二千斤
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出監吳興郡
尋拜太守政稱清嚴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
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
遂不食而死

獻乾薑可能也不殺晉熙不食而死不可能也

中褚炫

褚炫字彥緒，少清簡，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齊臺建爲侍中，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劔爲質。卒無以殯，歛年四十一。

贈太常謚貞子

風節大勝彥回

下張緒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少知名，清簡寡欲。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建元元年爲中書令，及立國學，以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武帝卽位，轉吏部

尚書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後復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物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翥上以蘆葭轎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簡子蕭然直視不以經懷竟日無食門生辦餐何其澹遠

中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人仕宋爲太子舍人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叅軍後出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畱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歷侍中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隆昌元年卒遺

令薄葬謚曰簡

謝褚婚去沃郡有品

中何敬叔

何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廉而奇偶一為之則可

上任昉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母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幼而聰敏、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彥回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知名、梁臺建、禪讓文誥、皆昉之筆、昉孝友純至、每侍親

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歛。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歛。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

孝友慈惠自其天性○去郡無衣徒行決訟古之太守風尚如此

下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也、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後仕梁、累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天監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暉求詹事、五官、勉

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宐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累官尚書右僕射。尋加中書令。後以脚疾求解內任。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軒如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

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籍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宐。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

授特進右光祿大夫尋卒帝聞流涕贈右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肅

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宐及公事二語佳然其言
曰吾亾後亦是傳中一事及爲長書戒子媿媿
攤浪不免噉名

下庾萑

庾萑字休野新野人也仕齊爲驃騎功曹史永明
中使魏和親還拜散騎侍郎後爲荊州別駕前後
紀綱皆致富饒萑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
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勅褒
美州里榮之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
之後百姓凶荒人多流散萑撫循甚有理唯守公
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

履歷傳
百
饋之葦。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斂。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匹。穀五百斛。

中傳昭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齊明帝時爲中書通事舍人。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梁臺建。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

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真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側。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謚曰貞。昭所蒞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如此。」昭少時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顛見而奇之，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後爲丹陽尹，袁粲主簿，粲每經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是闕寂清異人○埋肉餒魚觸鬼兵飄聽事皆異

中范述曾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齊明帝時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昨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萬餘一無所受唯得

白桐木火龍朴十餘枚而已。東昏侯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爲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後有吳興邱師施亦廉潔，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

中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爲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爲神明。宋明帝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爾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奉

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累遷
左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
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練帛以送之謙
辭不受後仕梁累官零陵太守徵爲光祿大夫每
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
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籬蔭屏風冬則
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
異焉天監十五年卒年九十二

孫之懷蠻獠范之散山寇皆清感也蚊蚋不侵
夜異哉

中明山賓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七歲能言立理十三博通經傳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

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山賓性篤實家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聞遽追錢而去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歷官假節攝北兗州事普通五年卒官贈侍中謚曰質

明山賓僧紹子也立詣質心自饒清上與斤斤廉性不同

中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號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彊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後仕齊歷位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

歸。環。堵。不。免。饑。寒。卒。於。家。

飲酒醇旨號顧建康

下裴子野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也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後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又掌中書詔誥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大通二年卒武帝悼惜爲之流涕

寒俊

上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嘆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屬城所憚後爲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被勅隨府王鎮彭城城旣失守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

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
革稱脚疾不拜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歌
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恩厚乃爲虜立銘
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
祖文革辭以囚執旣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
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
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革
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

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
蘇武之節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除革武陵
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
東聞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
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人
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
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
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

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
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
一。舸。舸。舫。偏。歆。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
輕。舫。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
其。清。貧。如。此。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
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
行。後。徵。入。爲。度。支。尚。書。革。性。彊。直。爲。權。貴。所。疾。乃
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
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
物。節似蘇武、諛似韋孟、清嚴彊直、不似齊梁間人

下樂法才

樂法才字元備南陽滎陽人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曾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外尋卒

下顧協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少清介，有志操。舉秀才為
 廷尉正，累官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卒官，無衾以
 斂，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
 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
 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
 以遺之。及為中書通事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
 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

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婚而喪母、免喪後不復娶、卒無子嗣。

矯矯立名之士、至怒杖門人不娶、絕後恐乖人

倫

中劉杳

劉杳字士深、平原人、懷慰仲子、十三丁父憂、哀感行路、為宣惠豫章王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諸人、每有遺忘、皆訪問焉、為餘姚令、在縣清潔、有惠政、大通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賜以瓠食器、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累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卒歲、遺命還葬舊墓、隨得

一地容棺而已著書文集有五十八卷行於世
博學高行亦有政

中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仕齊爲編令治有異績
縣有猛虎皆遠去徙尋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
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父病
二日矣醫云須嘗其糞甘苦甘則弗瘳黔婁嘗糞
甘心愈憂每夜悲泣禱於北辰忽聞空中語曰徵
君數盡矣以汝誠禱得至月晦父果於晦日亾服
除鄧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

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意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遷散騎侍郎卒

有至行

中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爲後軍行參軍時帝溺情內教馭下太寬遂生貪穢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帝雖不能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爲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路津不忌憲綱俠藏亾命祖深搜檢姦惡

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蚤青瓜。祖深報以匹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狗。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

公嚴清刻。四字盡祖深為人讀。其封事令人毛骨俱豎。

中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梁武帝踐祚。爲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後爲武康令。愈勵廉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

諸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遠在官，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爲常。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始爲東陽太守，豪右畏憚，遂坐謗免。去官歸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官至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以俠骨爲廉吏，又是一種

中蕭勵

蕭勵字文約、梁武帝從弟也、居父母之喪、哀毀過禮、襲封吳平侯、悲慟哽咽、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内史、郡多猛獸爲患、及勵在任、獸爲息、又遷豫章内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鱮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

兒數十人，入水拔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嘆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徵爲太子左衛率，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懷來海舶資助軍需，能惠能義，俱從廉生。

中蕭藻

蕭藻字靖藝，長沙宣武王懿子也。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自將兵討平之。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

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侯景亂，遣子彧入援，因感氣疾，不食而薨。

殺貪散財，屏居謝客。此處亂之明哲。

上孔奐

孔奐字休文，琇之曾孫也。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建業，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張種守

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侯景亂，遣子彧入援，因感氣疾，不食而薨。

殺貪散財，屏居謝客，此處亂之明哲。

和

上孔奐

孔奐字休文，瑋之曾孫也。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建業，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張種守。

制並以孝聞。陳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陳文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宣帝卽位，爲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大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加侍中。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累官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尋改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抗身全衆，居亂終喪。瞻孤寡正朝廷，非僅僅儉約之節。

下姚察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仕梁，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後兼尚書駕部郎。至陳後主，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亾入隋，累官秘書丞、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

南朝 卷之三
五十三
葬。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嘗讀藏經。將
終。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專志著書。白首不倦。
此冷禪。

中褚玠

褚玠字溫理。炫之曾孫也。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
常侍。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
宣帝謂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
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
乃除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
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
執顯文鞭之一百。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

在任歲餘守奉祿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畱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安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跼踏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

鞭顯文去官畱縣種蔬可觀

中阮卓

阮卓陳畱尉氏人也父閔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隨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之致陳天嘉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服其廉歷守德

教殿學士、通直散騎常侍、南海王府咨議參軍、陳
亾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

有至行





